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八百三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九　宋　魏仲舉　編

書序

與鄭餘慶相公書

韓曰時鄭相節制興元公誌孟東野墓云興元尹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即此書致謝之意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

樊曰元和九年三月以鄭餘慶為興元尹餘慶辟孟郊叅謀郊挈其妻行至閿鄉暴卒郊字東野

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

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欷音希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為遺孀永久之賴樊曰是年十月葬郊其費皆出鄭相及東野舊往還者以其餘財贍給其家郊無子孟氏兄弟孫曰郊二弟酆郢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妻鄭氏亦甚循善所慮材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樊曰東野之妻兄弟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之深友一作孟氏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比持服孫曰宗師居母喪在東都今已

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嚴曰墓誌云十月庚子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以餘財付其家供祀樊名宗師字紹述營致生業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無大闕敗伏望不至遠憂續具一一咨報不宣愈再拜

與袁滋相公書

孫曰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時為節度使帶平章事故公云相公也公前書薦樊於鄭令又薦於袁後狀薦于朝皆見集中云

伏聞賔位尚有闕員孫曰元和九年九月滋自山南東道節度使徙荆南幸嘗不以常輩知遇恒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樊曰宗師字紹述時居毋喪持服在東都除服公薦之於滋韓曰本傳不載宗師為太子舍人墓誌亦不載或略之耳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孫曰貞元十四年九月宗師父山南東道節度使澤卒悉推與諸弟孫曰宗師弟宗懿宗憲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饑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孫曰宗師家饒財悉散施姻舊賔客妻子告不給宗師笑而不答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

又善為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為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與一作以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為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閤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為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絶之罪於門下誠不忍竒寶横棄道側而閤下篋櫝尚有闕少不滿之處猶足更容輙冒言之退增汗慴韓曰說文云慴失氣也質涉切謹狀

與鄂州柳公綽中丞書

韓曰公綽始自御史中丞出為湖南觀察使後從鄂岳孫曰元和八年十月以公綽為御史中丞充鄂岳沔蘄安黄觀察使

淮右殘孽嚴曰資治通鑑云元和九年閏八月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領軍務十年春縱兵侵掠騷動東畿命忠武等十六道兵進討其後師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察用兵形勢退之與鄂州柳中丞二書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示及則此書蓋在十年也孽歐本作賊尚守巢穴一作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孫曰莊子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頡奚結切頏胡江切

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屬連也之六切不聞有一人援桴鼓祝曰桴鼓槌也左氏右援桴而鼓陸德明釋文引字林云蜉鼓柄也○桴與枹同一音浮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日一作月助寇為聲勢而已閤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三一作六陳師鞠旅孫曰詩鉦人伐鼓陳師鞠旅注云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鞠告也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樊曰元和十年詔公綽以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謂吾書生不知兵耶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抵安州聽以軍禮迎謁公綽謂曰以

公世将曉兵吾且欲署職以兵法從事聽曰唯命以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都虞候三牒授之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将曰行營事一决都将聽被恩畏威遂盡力當時服其知權士卒家有疾病公綽厚給之人皆感喜故每戰皆捷斬所乗馬以祭踶死之士祝曰踶踶也莊子怒則分背相踶通俗文云小踶謂之踶樊曰公綽所乗馬蹋殺圉人公綽命殺馬以祭或曰圉人不自備耳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駑必殺之補注柳氏叙訓及新舊唐史並以殺馬為公綽為襄陽節度使時事司馬温公考異正引公此書證之云乃鄂岳時事叙訓舊傳誤新史承之亦誤○踶徒計徒兮二切一作踦雖古名将何以加兹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

樂其鬬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将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孫曰孫子将者人之司命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歐本無之徒二字而果為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

之地孫曰彰義節度使管申光蔡三州蚊蚋蟻蝨之聚感兇豎喣濡飲食之惠孫曰兇豎吴元濟也其父少陽死時元濟年二十二莊子云魚相喣以濕相濡以沫○喣音詡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為之騷然孫曰元濟叛引兵屠舞陽焚葉縣攻掠魯山襄城汝許州及瞿陽人多逃伏山谷間其為駈剽者千餘里關東大恐丞相公卿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祝曰列子帥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駈韓曰貙獸名說文貙貗似貍者○貙春居切畏懦蹙

蹜韓曰蹴蹜足廹也上子六切下所六切 莫肯仗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閤下能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陣行戶郎切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頴凛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闕一作閉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蜀志劉備為豫州牧從曹公還許曹公從容謂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豈以為閤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

適機宜而風彩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輙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益字一作實一作伏）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嚴曰荀子云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喜悦）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閤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歲一作序）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羇旅别離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餽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

之則怨綏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嚴曰退之論淮西事宜狀首言諸道發兵或二三千人與賊不相諳委難便前進今開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識賊淺深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願自備衣糧以討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與此書所言之意正同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樊曰公此議詳見論淮西事宜狀閤下以為如何儻可上聞行之可否一无可字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

宜不惜時賜示及樊曰憲宗元和十年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視淮西行營觀用兵形勢還奏攻取策多合上旨時鎮州節度王承宗淄青節度李師道謀緩蔡兵遣盜刺殺宰相武元衡又刺度傷首而免議者欲罷度安二鎮上怒曰若罷是賊計行遂拜度為相以主東兵其後討蔡不利羣臣請罷兵獨公與度意合獻淮西事宜宰相不便公降為右庶子十二年八月公卒從度于蔡十月執元濟淮西遂平公綽則被讒十一年為李道古代還矣平蔡之功不與也惜夫幸甚不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弘正僕射書

韓曰弘正初名興為魏博節度田季安兵馬使季安卒子懷諫立委政家奴衆脅弘正使主軍務於是弘正與之約圖魏博相衛貝澶之地籍其人以獻于朝憲宗嘉之詔嗣立為

節度使元和七年也八年賜今名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樊曰元和九年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本傳略之見李吉甫傳尊體動止萬福動止一作起居即日愈蒙恩改職事樊曰按憲宗實錄元和九年公以考工郎中知制誥不任感懼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嚴曰此荅田弘正書言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又言頃者又蒙不以鄙薄令撰廟碑令以碑攷之云元和八年則此書亦在八年冬矣欣慰殊深賛善十一郎行孫曰弘正子布肇㷔早年章已曾附狀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猥辱薦聞韓曰猥并雜也鄔梅切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

頃者又蒙不以文字鄙薄令譔廟碑樊曰元和八年十一月公以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奉詔為弘正作先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疎比所與楊書記書蓋緣久闕附狀一有求字因問一作閑粗述下情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悚僕射公忠賢德為内外所宗位望益尊謙巽滋甚謬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恨以官守拜奉末由無任馳戀謹因使廻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

補注李尚書名絳或作李實尚書者非是嚴曰李尚書即李絳耳絳退之同年進士以元和六年冬同平章事九年春罷爲禮部尚書十年春檢校戶部尚書出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書云作離闕庭則此書在十年也

日來一作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乍離闕庭孫曰元和十年以禮部尚書李絳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伏計培增戀慕愈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奬知待最深最厚韓曰絳與公同年故相好如此嚴曰絳爲相擢退之爲太史故云於久故遊從之中蒙知待最深最厚無有比者一作倫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竊念旬朔不即獲侍

言笑東望隕涕有兒女子之感獨宿直舍（樊曰公時以考工郎中知制誥）無可告語展轉歔欷不能自禁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閤下居之則為失所愚以為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疎外自待接過客俗子絶口不掛時事務為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宣滯為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宣愈再拜

荅友人論京尹不臺叅書

韓曰長慶三年六月以公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敕放臺叅後不得為例一本題作京尹不臺叅荅友人書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叅實奏云容桂觀察使帶中丞一無使字尚不臺叅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叅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叅亦是何典故亦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洪曰按魏氏春秋云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事主多逐捕不欲稽留然非唐制也順宗實録云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尹尚避御史豈有不臺叅之理當時敕放臺叅後

不為例則知故事須臺參也○唐本事須臺參下云亦是何典故亦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今本顛倒不可讀當從唐本夫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一無夫字稍殊異即怪之其於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樊曰時宰相惡御史中丞李紳欲逐之特詔公不臺參以激紳紳果劾奏公公以詔自解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公為兵部侍郎而出紳為江西觀察使紳朝辭泣訴帝復留紳為兵部侍郎公復為吏部按貞元十八年公為四門博士時薦士十人於陸傪李紳在焉紳昧其平昔之薦而劾公公既不言而世亦未有辯之者又謂公戚紳以附進吉獨王黃州荅丁晉公書以謂曲在紳蓋公論也停推巡孫曰謂巡推官也緣府中褊迫是實若別差

人即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孫曰荀子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容多不及自修報伏惟照察

送陸歙州傪序并詩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孫曰陸傪字公佐吳郡人貞元十六年召為祠部員外郎十八年執事者上言其才請為劇曹會東方守臣表二千石之缺上乃以傪為歙州刺史朝廷夙夜之賢孫曰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都邑游從之良從一作居齎咨涕洟孫曰易萃卦之辭齎咨嗟歎之聲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齎將西切）咸以為不當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孫曰宣歙池三州觀察使治宣州）歙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謂先一州而後天下（或一作咸）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泄攄也）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華一作美我佩之光一有兮字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一有兮字斂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矣一作兮胡不為留為去聲我作此詩歌于逵道孫曰逵大道也爾雅九達謂之逵無疾其驅天子有詔黃曰是歲四月二十八日修來至州卒于道

送孟東野序

孫曰東野名郊貞元十二年登第間四年調昇州溧陽尉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

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為一作有）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一作以鳥獸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祝曰推敓强取也廣韻引古周書敓攘矯虔敓古奪字一作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

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一無於字咎陶禹咎或作皐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嚴曰古者有文事振木鐸武事振金鐸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言使之振文教於天下也楊子云所謂金口而木舌是也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歐本無於楚二字嚴曰莊子疏云荒唐廣大也夫荒者大而不治唐者兔絲別名兔

綠無根以況言之無根也莊子著書三十三篇其道以老聃為宗蓋有意乎救道德之本至若盜跖漁父雖若詆訾孔子然其終篇論古之道術乃自俯於諸子之列而孔子不與焉則其尊吾聖人也至矣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屈九勿切臧孫辰孫曰臧文仲名辰魯大夫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孫曰申不害韓昭侯相有書六篇韓非眘到祝曰眘到在申韓前申韓稱之有書四十二篇眘古慎字田駢孫曰駢齊人著書二十五篇居稷下號天口駢○駢蒲眠切鄒衍孫曰衍居稷下著書四十九篇號談天衍尸佼祝曰佼魯人商君師之鞅死入蜀著書二十篇號尸子死因葬蜀○佼古交切又音絞孫武孫曰武吳人著書八十二篇言兵法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

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未嘗絶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淳洪曰舊本淳字作浮當從舊本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補注章法度也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樊曰子昂梓州射洪人蘇源明孫曰源明字弱夫京兆武功人肅宗時官秘書少監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樊曰文章之盛三代以還無出漢唐而漢四百年司馬相如為之唱唐三百年子昂為之唱公於文章少所推可而毎論漢唐未嘗不以二人

（為稱首）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一無東野二字）其高出魏晉（一作晉魏）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嚴曰蓋為溧陽尉時也）有若不懌者然（一作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許郢州志雍序

韓曰志雍安陸人貞元九年登第十八年刺郢州時于頔節制山南郢為屬邑頔歛民方急故韓公因志雍行序以規之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頔孫曰頔字允元貞元十四年九月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頔音廸累數百言其大要也一無也字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不相遇一作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

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出之材（一無出字）而能與甲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已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已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孫曰事不從者謂不能卒言之也）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孫曰府謂觀察府）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而不以情信乎州（一有縣字縣一作縣）是刺史不安其

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既一作即令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信一作從愈

於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一有也字

送竇平從事序

韓曰竇平貞元五年登第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孫曰甌今溫州閩今泉州皆古百越之地○越一作粵於天文其次星紀孫曰次謂十二次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為丑吳越之分野其星牽牛孫曰漢地理志越地牽牛婺女之分野連山嚴曰連州西南百五十里有黃連嶺隋文因此名州隅其陰鉅海敵其陽補注陰陽言南北也○敵一作敵非或作敵

是皆島夷卉服之民孫曰島夷卉服禹貢之文海曲謂之島卉服草服葛越之類○皆一作維夷一作居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疫一作疾瀕海之饒瀕水崖毗賓切固加於初是以人之於南海者之於一作之之如東西州馬皇帝臨御天下二十有二年洪曰德宗大歷十四年即位至貞元十六年凡二十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孫曰貞元十七年以工部侍郎趙植充嶺南節度使盡牧南海之民牧一作收署從事扶風竇平孫曰平扶風平陵人貞元五年登第平以文辭進於是行也走一

作其其族人殿中侍御史年樊曰年字貽周貞元二年登第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孫曰年為東都留守判官時公自徐州休居于洛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荅於知己不憚行於遠也趙云不憚我於行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孫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水上執蘭招魂自禊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韓曰時公為四門博士作此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節舊本節字作正又樂之尤也尤一作光四方無鬬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安居之閒暇肇置三令節洪曰舊史云貞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為樂五年正月詔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此序在貞元壬午癸未間公為四門博士其云肇置三令節蓋謂德宗朝始置耳○一本止云肇置令節非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少儀韓曰少儀大曆二年登第於是總

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醆斝序行醆阻限切斝古馬切舊本序行作有序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褎衣巍冠愉愉如也趙本作與與與如也有一儒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而升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樊曰按家語孔子云昔者舜彈五絃琴造南風之詩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孫曰禮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樊曰史記孔子學琴於師襄子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其曰宣父操按琴操如將歸猗蘭龜

山皆孔子所作也孫曰琴操者謂困阨而不失其操也賡續也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孫曰舞雩請雨之壇在沂水之側嚴曰論語云風乎舞雩詠而歸今闕里宣聖廟西南一里有壇曰雩周回八十步高二丈臨沂水即浴乎沂風乎舞雩之地也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所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暭下第序

樊曰按序云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于鎮南謂齊映也以世系考之映兄弟六人昭昡映暭照煦無有暭者豈暭後改名暭或煦耶○諸本或作齊暭或作齊曙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疏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也一無之人二字一無之人也三字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尅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一無詳字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去口舉切一無明字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謂之忠集注襄三年左氏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

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也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其後范宣子殺羊舌虎叔向虎之兄也因之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弃讎内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於是祈奚聞之見宣子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

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踈與遠不敢去也衆人之所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人之所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

祝曰怫欝也莊子謂已譲人則怫然作色○怫音弗

有内媿之心若是者

是一作然

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

訴不行於君孫曰膚受者如膚受塵垢久之乃見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嗚呼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難一作艱為人向道者向一作嚮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焉一作之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令舉天下人焉則非令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一作生於私其所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孫曰論語必世而後仁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

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于鎮韓曰貞元二年正月齊映拜相明年正月貶夔州徙衡州久之為桂管江西兩觀察使十一年七月卒○一無鎮字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豈枉我哉豈一作其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不得志矣一云既至矣一云既屈矣而曰我未至也不以閔於有司

孫曰禮記儒有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注閔病也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樊曰按登科記映大歷五年昭貞元十年暭十一年煦元和二年踵登進士第而曙亡焉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覲其親覲一作拜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為戒密來太學舉明經者累年不獲其選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業而三禮是習樊曰唐制取士有明經科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三禮有三傳

有史科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穀梁傳為小經○孫曰三禮科貞元五年二月置

願先生之張之也吝將以為鄉榮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習矣其儀容信合於禮矣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邪

送李愿歸盤谷序

樊曰貞元十七年作時公年三十四脫汴徐之亂來居洛方且求官京師鬱於中而見於

外故其辭如此東坡云歐陽公言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補注此序孟州濟原有石本其間異同當以石本為正今文注其下

太行之陽有盤谷孫曰太行山名在懷州陽南也盤谷地名在孟州濟原縣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宅處也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於一作于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

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孫曰旄旗類以髦牛尾注於竿首故因以為名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塗供給之人各執其物物謂各操持者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畯今本作俊道古今而譽盛德而今本作以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便安也毗連切秀外而惠中飄輕裾裾領也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姸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令本作主上用力於當世者之為也令本作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

野處升高而遠望今作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茹食也釣於水鮮可食孫曰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鮮小魚起居無時惟適所安今本作之安與其譽於前一作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一作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維繫也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韓曰趑趄行不進皃孫曰趑趄踧踖也○上七思切下七余切口將言而囁嚅祝曰楚詞喜囁嚅而妄作注囁嚅小語謀私貌廣韻作多

言非孫曰囁嚅不敢出口也○上之舌切又而舌切下女居切又音如處汚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

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一作下維子之稼一作可稼可墻一作可稼可食盤之泉可濯可湘祝曰釋文湘烹也采蘋于以湘之○可湘一作而沿一作可沿一作可遊盤之阻阻屈折也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窈於兆切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今本作殃虎豹遠跡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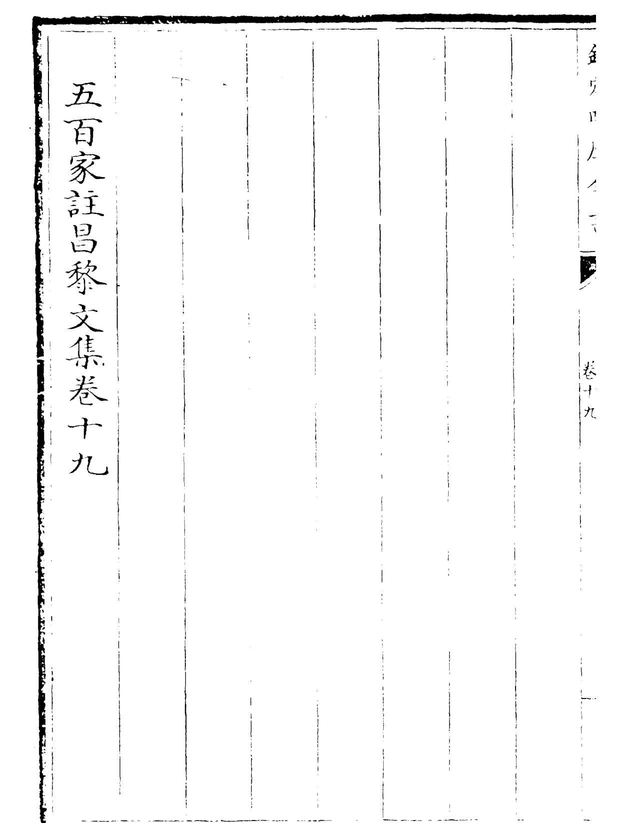
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孫曰不祥謂魑魅之屬○禁一作禦飲且食兮且一作則壽而康一作既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音忘膏吾車兮膏音告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韓曰徜徉徘徊也孫曰博雅云徜徉戲蕩也○上辰羊切音常下余章切音羊

唐人跋盤谷序後

隴西李愿隱者也不干譽以求達每韜光而自晦跡寄人世心游闕清樂人智於闕之間信古令一時也昌黎韓愈知名之士高愿之賢故叙而送之于闕縣

大夫博陵崔佽披其文稽其實是用命工勒石于谷之西偏以旌不朽云唐貞元辛闕歲建丑月渤海高從

闕一字。樊曰按貞元十七年歲在辛巳歐陽公集古録云當時退之官尚未顯其道未為當時所宗師故但云知名士然當時送愿者為不少而獨刻此序盖其文章已重於時也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八百四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　宋　魏仲舉　編

序

送牛堪登第序

韓曰公時為四門博士堪為太學生見本篇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樊曰唐制取士之科有明經而明經之别有五經三經二經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穀梁二傳為小經孝經論語皆無通之凡

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荅時務策三道 其為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美祿由是進而累為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為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一有御字御一作抑以公不以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門也則為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有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違衆而求識衆一作俗立竒而取名非堪心之所

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於一作為不為幸矣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送董邵南遊河北序

樊曰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公作此送之公詩有嗟哉董生行亦為邵南作也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孫曰謂荆軻高漸離之屬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孫曰利用之材也鬱鬱適茲土吾

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一作出乎其性情者然吾嘗聞一作吾嘗所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孫曰古所云即上所云也○云一作聞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樊曰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張華云望諸君家在邯鄲西數里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樊曰史記荆軻至燕愛燕之屠狗者髙漸離軻嗜酒日與屠狗飲于燕市酒酣以往歌於市中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

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

樊曰此序與送許郢州序同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孫曰長史司馬刺史之佐唐制每州刺史而下長史一人司馬一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孫曰仁惠利也張晏注漢書云三族父母兄弟妻也如淳云父族母族妻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

祝曰城邑郡邑也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孫曰鄉里之吏謂里胥之屬況能自辯於縣吏乎能自辯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辯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孫曰不宣謂不得自宣達也賦有恒而民產無恒恒常也胡登切水旱癘疫之不期孫曰不期不可期也民之豐約懸於前前一作州縣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孫曰禮記十國以為連連有帥連帥即節度使之任也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樊曰郢復在唐悉隸山南東道公送許郢州及此崔復州二序皆言及于公于

公名頔字允元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嚴曰上于襄陽書在貞元十八年則送許郢州崔復州序皆在此時也

愈以為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

孫曰庸信用也

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

韓曰唐制取士有童子科公此序言之甚詳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

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

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斑白之老半焉一無之老二字一作斑白者半焉昬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人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孫曰衛謂左右衛兵曹謂兵曹參軍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毋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師一作陽北過

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反鄭反一作及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郡縣郡縣一作羣吏一作郡吏皆厚其餼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此句一無童子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嚴曰論語云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益者歟曰非求益者欲速成者也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樊曰貞元八年兵部侍郎陸贄

樊曰知貢舉公登第時童子升於禮部

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行與處也

禮檀弓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其

故

曰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行與處也謂此○行一作出

有以贈童子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曰公時為四門博士作後有詩送文暢師北遊其略云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訐蓋謂此也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

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孫曰揚子或問人有倚孔子之墻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墻則麾之吾取以為法焉一有浮屠師三字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一作有所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嚴曰文暢是時將往東南退之作序送之其後元和初北遊又作詩以送之所謂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即序貞元十九年事也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一作詩一作序韓曰柳集有送文暢師序無詩解其裝裝行槖也得所得叙詩累百

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告下一無之字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懿美也文物事為之盛其心必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一無當字日月星辰之所以行行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幽謂暗也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

說(為一作訛)而瀆告之也(孫曰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告工毒切)民之初生(嚴曰此下一段與原道篇意同)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藏葬也)是故道莫大乎仁義(大乎一作過於)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正一作大)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孫曰冊謂六經)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為下一有之字)夫鳥俛而啄仰

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脫一作免）弱之肉彊之食（補注言弱者之肉彊者所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補注溫公通鑑曰元和十四年迎佛骨至京師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貶潮州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於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疾其蠱財惑衆力排之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曰夫鳥俛而啄云云至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弱一作溺）知而不以告之

者告之一作告人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一作詩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楊儀之支使歸湖南序

孫曰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為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憑奏辟儀之為觀察支使韓曰貞元二十年公在陽山作新見第一卷引知賦

余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孫曰詩价人維藩大宗維翰藩翰即謂藩鎮惟宣州為多賢與之游者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孫曰貞元十二年八月以虢州刺史崔衍為宣歙觀察使衍辟羣博為從事樊曰羣博公同年進士

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於下一有其字）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孫曰論語季氏富於周公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皆可信而得其為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令中丞之在朝（嚴曰中丞乃楊憑也）愈日侍言於門下（侍一作待一無言字）其來而鎮茲土也（一無而字鎮一作領）有問湖南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

南也去年冬奉詔為邑於陽山孫曰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公貶連州陽山令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趙本云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及丈使之來也聞其言而信其行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〇一無於是知已下二十四字則向所謂羣與博者向下一有之字於吾何先後焉一無於字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

勤其歸者勤一作勸乃吾之心也一有非文則不能五字謂我為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繫一作繼

送何堅序

何與韓同姓為近集注按何氏出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十一代孫食采於韓為列侯韓王安為秦所滅子孫分散居江淮晉以韓為何遂為何氏○與一作於堅以進士舉於吾為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為博士孫曰公時為四門博士堅為生生與博士為同道其識堅也十年為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

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志不得願而歸一無志字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孫曰貞元十五年九月以國子司業陽城為道州刺史○一無賢字道於湖南為屬州孫曰湖南觀察使所管潭衡郴連道永邵等州治潭湖南楊公又賢也孫曰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為湖南觀察使○一州無湖南又三字堅為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為屬道得堅為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比一作此服楊公之令楊一作陽吾聞鳥有鳳者常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為潁川守是鳥也一無也字一作是鳳鳥也

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婦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一有己字

送廖道士序

韓曰公永貞元年自陽山徙掾江陵道衡山而作○廖力救切

五岳於中州衡山嚴曰衡南岳也桂嶺在衡之南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一作衡山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韓曰駛馬疾行也踈利切其最高而横絶南北者嶺孫曰嶺謂五嶺郴之為

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馬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盛一作感必蜿蟺扶輿祝曰選虬龍騰驤以蜿蟺韓曰蜿蜒也蟺蚯蚓也嚴曰馬融笛賦經宛蜿蟺王褒九懷云登羊車兮扶輿相如子虛賦云扶輿猗靡○蜿於元切又音宛蟺市衍切又音善磅礴鬱積莊子將磅礴萬物以為一注磅礴猶混同也釋文旁字又作磅沈佺期西岳詩磅礴壓洪源孫曰蜿蟺扶輿磅礴鬱積皆氣積之皃○磅音旁礴音薄礴下一有而字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嚴曰白金銀也丹砂朱砂也石英本草有紫白二種又有四色

者鍾乳生石洞通中光瑩如鵞翎管者佳橘柚之包孫曰書厥包橘柚包裹也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奇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民生其間樊曰郴子厚送廖有方序云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爗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弟忠信以質乎中而文乎外固鍾於陽德者耶子厚之序與公此作其意一也任子淵曰陳無已贈二蘇公詩云岷峨之山中巴江桂椒柟櫨楓柞樟青金黄玉丹砂良獸皮鳥羽不足當異人間出駭四方無已之詩蓋取此意也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沒溺於佛老之學學一作教而不出耶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孫曰莊子云其容寂多藝而善遊

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耶一作迷惑沒溺者耶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含秀才序

樊曰含元和八年進士

吾少時讀醉鄉記樊曰王績字無功隋末大儒通之弟也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含其子孫也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孫曰籍有詠懷詩八十餘首然後乃知彼雖

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一無發字若顏氏之操瓢與簞之下一有子字簞下一有食字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孫曰莊子云曾子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孫曰麴蘖之託昏冥之逃謂醉鄉也何下一有事字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孫曰不遇謂不得聖人而師之建中初天子嗣位樊曰大歷十四年德宗即位十五年正月改元建中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嚴曰貞觀太宗時開元明皇時河南同官記云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

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栗奉職命才登良不敢私違在朝廷之臣一無朝字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詞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渾胡本切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一作是行姑與之飲酒

送孟琯秀才序

孫曰元和五年刑部侍郎崔樞知舉試洪鍾待撞賦孟琯中第唐書藝文志有琯嶺南異

物志一卷其嶺南人歟○琯古滿切嚴曰孟琯元和五年進士嘗著嶺南異物志今年秋嚴曰即永貞元年也時退之在陽山遇敍已離貶所俟命於郴與琯相見也見孟氏子琯於郴樊曰永貞元年公自陽山令移江陵法曹過郴州年甚少禮甚度度一作修手其文一編甚鉅手其文注見下篇送陳秀才序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識之矣一作也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荊累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余益以奇之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彊而授之彊其亮切下同以就其志況其請之煩邪京

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孫曰定公十三年左氏齊高強曰三折肱為良醫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彊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強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也階梯又況其細者邪

送陳彤秀才序

韓曰公貞元十九年冬自御史出為陽山令過潭州見陳彤於楊湖南門下永貞元年徙掾江陵送彤舉進士彤後以元和十三年登第

讀書以為學纘言以為文也韓曰說文纘繼也綴也祖管切非誇多而鬭

靡也（靡麗也）蓋學所以為道（為于偽切下為理同）文所以為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於楊湖南門下（孫曰楊湖南謂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楊憑　吾一作余）頎然其長（孫曰詩頎而長兮頎長皃○頎渠希切）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補注筆墨閑錄曰公送孟氏子序云手其文一編甚鉅送陳秀才序云吾目其皃耳其言或疑其語予曰古文如此類者稍多手劔以進出穀梁相如曰腳麟子雲曰腦沙幕髓余吾蓋用此以增其壯耳○吾一作余）因以得其為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

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孫曰時公為考官則何不信之有故吾不徵於陳吾一作余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耶孫曰此二句司馬遷與任安書凡吾從事於斯也久孫曰斯謂湖南公時為陽山令屬湖南管內○吾一作余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王塤秀才序塤許元切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一無為字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孫曰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其餘亦咸仕於諸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補注原謂原流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樊曰子方名无擇魏文侯時人莊子所謂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者也魏世家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者君皆師之則子方與子夏同時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嚴曰陳師道云孟子之學出於子思子思出於曾子莊子之學出於田子方子方出於子貢荀子之學出於子弓子弓者仲弓也又曰子弓學於田子方子方學於端木子貢退之則曰子

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二說不同未詳孰是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莊子有田子方一篇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孫曰荀子非十二子篇云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儒效篇云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其餘類多如此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樊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商瞿魯人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而公此序云馯臂子弓受易於商瞿從西漢儒林傳字也劉曰漢書云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馯音寒臂即臂字洪胡肱切一本作有姓名耳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

瞿嚴曰瞿字子木魯人受易於孔子一有蓋字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祝曰宗宗本故余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祝曰道趨也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詞夫泝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幸一作得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祝曰欲之謂欲適也猶航斷港絕潢孫曰航行舟港水之別派潢積水池○港苦項切潢音黃以望至

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者（一無者字）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又一作人）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哉

荆潭裴均楊憑唱和詩序

樊曰均字思齊貞元十九年五月為荆南節度使憑十八年九月為湖南觀察使荆即荆南潭即湖南也公以永貞元年佐均為江陵法曹詳見外集河南同官記一本作裴均非也唐藝文志有裴均荆潭唱和集一卷則知決非垍矣

從事（孫曰從事謂府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

集孫曰卒集謂觀至終篇也一無集字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之音一作者之語而愁思之聲要妙孫曰漢書中山靖王勝曰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注云幼一笑切眇音妙猶微也思息利切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羇旅草野樊曰歐陽文忠序宛陵詩集云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外見虫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羇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窮人殆窮者而後工文忠此論蓋亦公之意云至若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今公一作

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孫曰公謂裴均也詩蠢爾蠻荆蠻荆即謂荆南統郡惟九荆南管夔忠萬澧朗涪峽江陵九郡也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孫曰孟子今滕壤地褊小壤地土地也○二或作三德刑之政並勤爵禄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韓曰說文抉排也一決切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音蜀屬而和之屬之欲切苟在編者在一作有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孫曰

樂章謂樂府所歌之章 紀諸冊書孫曰冊書謂史冊也 從事曰子之言是也

告於公公謂裴均 書以為荆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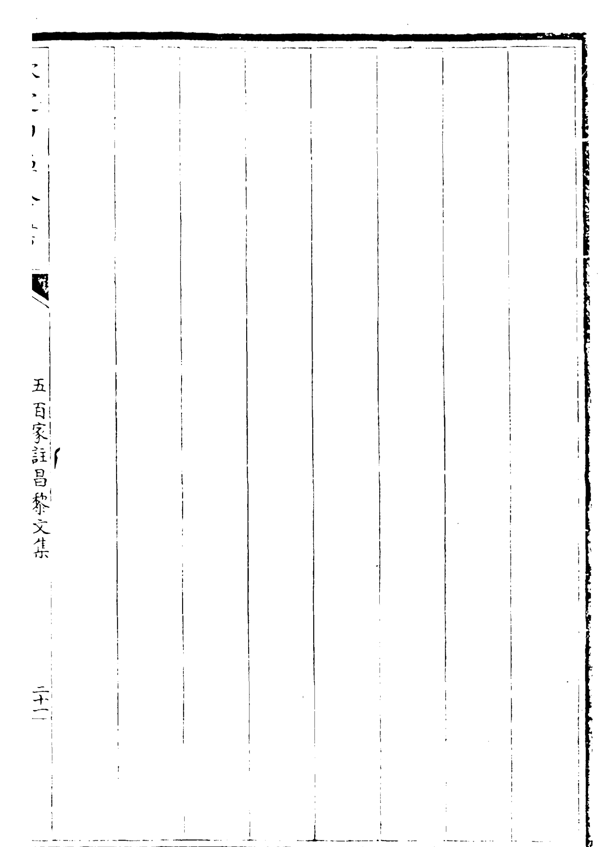
韓曰端公名益宰相揆之族子大歴四年登第貞元中幽州盧龍節度使劉濟辟為府從事公因益來東都序以送之勉其歸使為濟言帥先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也

元年春祝曰元和元年舊本無春字 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孫曰李藩字叔翰元年為吏部員外郎四年自給事中拜相六年罷樊曰藩傳第云累擢吏部郎中豈元年為外郎其後遷郎中也 愈嘗與偕朝樊曰元年六月公始自江陵召為國子博士而此序首言元年春春

字必羨文也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孫曰貞元二十一年三月濟檢校司徒曰其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孫曰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以藩為告哀使故至幽州樊曰考之史溫造嘗使濟矣李藩使濟獨見于此入其地迓勞之使累至累疊也一作里每進益恭孫曰藩行既進濟禮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帕首鞾袴握刀祝曰鞾鞋釋文云本胡服趙武靈王所服韓曰說文鞾鞮屬○鞾許加切帕莫轄切帕一作抹鞾或作靴左右雜佩孫曰雜佩謂左右皆有佩非一物也弓韔服祝曰韔弓衣詩言韔其弓孫曰服所以盛弓韔藏也○韔丑亮切一作鞮一作張矢插房孫曰房所以盛矢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

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孫曰將服謂將士之服及館又如是一作之卒一作不得辭上堂即客一無即字一無即客二字階坐必東嚮一作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孫曰十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十二子相配孫曰十二子謂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也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樊曰按天寶十四年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范陽幽州也其年歲在乙未至元和九年甲午數窮六十一甲子終矣公此序元和四年二月以後為之故云其後濟禪將譚忠亦說濟子總曰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離六十年數窮必合今兵騷騷北來趙人已獻德棣十二城助魏破齊惟燕無一日勞後世子孫得無事乎為君憂之總上疏因

顧奉朝請以盧龍軍八州歸于有司忠説總在元和十四年其所云數窮必合者豈用公語耶何其相似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帥所律切南下一本又有河字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孫曰李公即藩也朝夕左右謂為相必數數為上言數色角切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孫曰益父時官洛陽○一無東都二字東都之士大夫孫曰公時亦官洛陽莫不拜于門其為人佐甚忠孫曰佐謂為幽州從事意欲司徒公功名流乎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

謹案卷十九第三頁後四行注命忠武等十六道兵進討刋本缺忠字據唐書及通鑑補

第七頁後八行題注圖魏博相衛貝澶之地刋本相訛具貝澶訛澶相並據唐書改

第八頁前六行賛善十一郎注布肇犨早年章按由氏諸子見世系表者曰早年布章附本傳者曰布羣年而肇又見羣傳葢羣凡也犨獨無考疑當為羣存異

第十頁前八行注尹下道避刋本下訛不據順宗實録及東雅堂本改

第十九頁前七行題注出藩于鎮南刋本脫南字按序文及考異鎮字或無南則必不可删今增

第二十一頁前二行出藩于鎮注一無鎮字按考異以齊映觀察江西在貞元七年是時只為江西觀察使至咸通中始有鎮南之號故從閣本無鎮字其義為長存異

第二十二頁前一行公羊穀梁傳為小經刊本脫

穀梁二字據唐書選舉志增

第二十二頁後三行題注此序同異當以石本為

正今文注其下按歐陽修集古跋盤谷序石本

貞元中刻以集較之小不同疑刻石誤足見石

本之不可信且洪樊兩石正自不同如方崧卿

於可濯可湘句謂洪氏石本或有磨滅者洪氏

則云字句甚明尤見所稱石本與凡引石本者

之好意尚奇耳至所注今文與考異及文章正宗頗合定係舊本當以為正而注石本其下存異

第二十三頁前七行用力於當世之為也注今本作之所為也按考異並諸本有所字方以石本刪去則此本又誤信方氏者也存異

第二十三頁後三行惟適所安注今本作之安按蜀本洪氏石本作所方崧卿以文苑文粹及樊

氏石本作之朱子謂兩石本不同足見石本之難信以理推之作之為是存異

第二十四頁前六行可濯可湘注可湘一作可沿按方崧卿云洪氏作湘者石本磨滅或以閣本意之故依古韻以沿為正乃洪氏則云石本可濯可湘字句甚明與磨滅之說已不同宜考異以為不足取也存異

第二十四頁前八行樂且無央注今本作殃按方

嵩卿以洪較石本作央又云樊只作殃洪樊兩石不同如此未知孰是考異云作殃于義為得存異

卷二十第六頁前一行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行與處也注行一作出按作出固非即行字於檀弓本文亦贅考異及文章正宗並無之其義為長存異

第六頁後四行文暢喜文章刋本喜下衍為字按

下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又嘉浮屠能喜文辭等句此即不當有為字據此及考異文章正宗諸本刪

第六頁後八行得所得叙詩刊本脫下得字據考異及文章正宗增

第七頁前四行文物事為之盛刊本事為訛禮樂據文章正宗改

第七頁後八行孰為而孰傳之邪刊本脫下孰字

據考異及文章正宗增

第十一頁後二行氣之所窮刋本脫所字據考異增

第十二頁前五行其意一也刋本也訛同據東雅堂本及天德堂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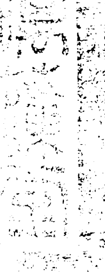
第十四頁前七行雖不有請刋本訛雖有不請據天德堂本改

第十五頁後三行則何不信之有按考異謂見謝校

真本用陳無已所傳歐公定本删去不字一篇
血脉始復貫通嘗以告方而不見信故考異特
删去而復詳其訛存異
第十六頁後六行仲尼弟子列傳刋本訛孔子列
傳據史記增改
第十七頁後二行知沿而不止刋本不下衍知字
據東雅堂本删
第十八頁後二行楊公領湖之南刋本之南訛南

之而合下爲一句蓋別本或無之字此因誤增

於南下也據考異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勵世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一　宋　魏仲舉　編

序

送區冊序

補注集有送區弘南歸詩說者謂冊即弘也其說見於送弘南歸詩區音歐區治子之後舊本皆作區今本作歐弘誤矣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祝曰陽山縣名屬連州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水有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廉一作其舟上

下失勢破碎淪溺者（舟下一有之字）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韓曰篁竹甲也○一本云荒榛茅竹之間又一本篁字作叢）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孫曰鳥言語如鳥獸也嚴曰後漢度尚傳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注鳥語謂聲似鳥也）始至言說不相通畫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為而至（為于偽切）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樊曰貞元二十年公貶陽山令）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祝曰挐牽也女加切又女書切）升自賓階儀冠甚偉（冠一作觀）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

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孫曰莊子徐无鬼篇之文跫然行聲許恭切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一作耶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於一作乎與之翳嘉林翳隱也與一有且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一作而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孫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吉一作告歸覲其親一覲作拜酒壺既傾序以識別識一作為嚴曰識音志

送張道士序并詩

樊曰公逸詩有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兵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豈此道士耶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高一作陽又作南一本又作嵩高之有道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跡老子法中為道士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諸侯嚴曰東方諸侯謂吳元濟也一无諸侯二字貢賦之不如法者孫曰元和九年閏八月淮南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為留後詔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等討之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為詩以贈而屬愈為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況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高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劔鋒白差差恨無

一尺棰祝曰棰杖也莊子一尺之棰。一本作箠又一云手恨無尺箠為國答羌夷詣闕三上書臣非黄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着道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平聲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一作期寧當不俟報歸袖風披披荅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倚門樊曰戰國策王孫賈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手取連環持孫曰持連環以示還意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

柹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搆寒魚下清漪一作伊既非公家用且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間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為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送高閑上人序

韓曰贊高寧僧傳云閑烏程人克精書字宣宗嘗名入對御草聖遂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終焉閑嘗好以霅川白紵書真草為世楷法

茍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膠亂也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

射孫曰養叔養由基楚人史記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庖丁治牛補注莊子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於此乎師曠治音聲孫曰曠字子野晉平公時人扁鵲治病孫曰扁鵲即秦越人晉昭公時人僚之於丸孫曰莊子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秋之於奕孫曰孟子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秋其名也伯倫之於酒孫曰劉伶字伯倫晉人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補注嚌嘗也胾大臠也禮左殽右胾。嚌在詣切胾側吏切往時張旭善草書孫曰旭蘇州吳郡人樊曰新史張顛傳顛嗜酒每大醉叫呼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以為神。一作喜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

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發之（一有馬字 一本書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鬭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樊曰顛自言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劒器得其神）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孫曰謂不可測其端倪也）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孫曰錙銖小兒六兩曰銖）情炎於中（精一作情）利欲鬭進

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觧外膠歐本作繆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補注東坡送叅廖詩云退之論草書萬事未嘗屛憂愁不平氣一寓筆所騁頗怪浮屠人視身如丘井頽然寄淡泊誰與發豪猛正謂此一段立意也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伎能閑如通其術閑下一有師字則吾不能知矣

送殷侑員外使回鶻序

韓曰元和十二年二月遣回鶻摩尼僧等歸國因命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以太常博士殷侑副之侑陳郡人貞元末及五經第其學長於禮及至回鶻責可汗無禮虜憚其言

○侑音又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内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一本無於字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孫曰謂小國不能自致因大國行得朝貢故曰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樊曰憲宗元和三年正月上此尊號悉治方内祝曰方内四方之内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嚴曰肅宗之復兩京藉回鶻之師助

馬故言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

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術通知時事者一人與

之為貳由是殷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樊曰唐史所書事與此同惟史云八年而此云

十二年史云還遷虞部員外郎而此云遷虞部員外郎以行不同耳當以此序為正朝之大夫莫

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樊曰元和十一年五月公為太子右庶子執盞言

曰殷侯一作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嚴曰惝惘失志文紡切

有離别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洪曰持被入直當為句絶集注直謂直宿

三省見論語吾日三省吾身○三蘇暫反省息井切持字宋景文公作襆字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宋景文公云襆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婦順夫旨子嚴父詔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濵此等皆新語也祝曰刺刺語聲選風威刺刺二字並音盧達切韓曰當音七迹切前輩言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處潘岳閒道謠云和嶠刺促不得休公語疑出此前一音非是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矣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送楊巨源少尹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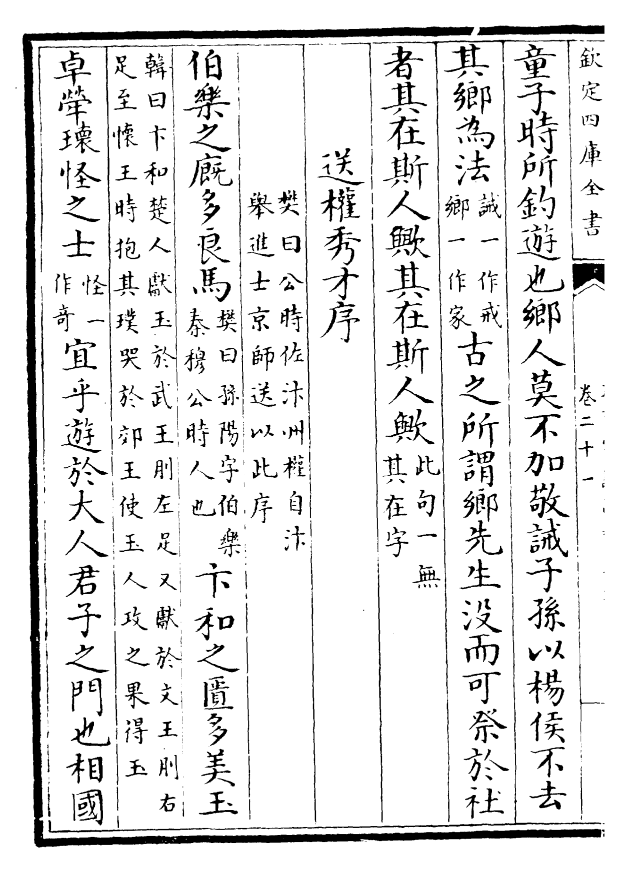
集注巨源新舊史無傳藝文志云字景山貞元五年第進士長慶中為河中少尹按張籍有送楊少尹赴河中詩云官為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任野情盖河中人也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孫曰疏廣字仲翁兄子受字公子宣帝時廣為太子太傅受為少傅元康二年上疏乞骸骨許之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泣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洪曰白樂

天贈楊秘書巨源詩云早聞一箭取遼城相識雖新有故情清句三朝誰是敵白頭四海半為兄注云楊嘗贈盧洺州詩云三刀夢益州一箭取遼城由是知名樊曰因話録云張洪靖三世掌書命在台坐前代未有巨源贈詩云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說家門又云巨源在元和中詩詠不為新語體律務實工夫頗深以高文為諸生所宗公序所謂以能詩訓後進即此也

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駟歐宋本作匹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

繼二疏蹤跡否一無否字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署以為其都少尹孫曰丞相謂河中節度都即河中也○一無署字不絕其禄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孫曰張籍亦有和裴司空酬蒲城楊少尹詩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歸歸上一有於字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



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誡一作戒　鄉一作家）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此句一無其在字）

送權秀才序

（樊曰公時佐汴州權自汴舉進士京師送以此序）

伯樂之廐多良馬（樊曰孫陽字伯樂秦穆公時人也）卞和之匱多美玉（韓曰卞和楚人獻玉於武王刖左足又獻於文王刖右足至懷王時抱其璞哭於郊王使玉人攻之果得玉）卓犖瓌怪之士（怪一作奇）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相國

隴西董公一無董字既平汴州孫曰貞元十二年七月以隴西公董晉為宣武軍節度使平汴州之亂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縣一作郡下同為軍司馬孫曰是年八月以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吳縣男陸長源為節度行軍司馬使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一作聲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補注舂容大皃禮曰待其舂容然後盡其聲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閱一作聞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一有者字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

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送李正字歸湖南序

集注正字即仁鈞之子礎也貞元十九年登進士第元和初為秘書省正字湖南觀察推官公分司東都礎自湖南請告來覲其父於其還公以詩及序送之詩見第四卷末○一本或作送湖南李礎正字序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孫曰貞元十二年七月以董晉鎮宣武平李迺之亂李生之尊父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孫曰礎父仁鈞知河陰院

日為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為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樊曰公年二十九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樊曰貞元十五年二月晉卒軍亂殺行軍司馬陸長源判官孟叔度等侍御亦被讒為民日南孫曰仁鈞為人所告流愛州○日一作山一作嶺嚴曰驩州日南郡一本作山南非也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孫曰貞元十九年今愈以都官郎一作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府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一無亦此二字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

愈與河南司録周君獨存（孫曰周君名君巢時為河南府司録叅軍○一本君下有巢字）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為四人離十三年（孫曰時元和六年嚴曰自貞元己卯至元和庚寅才十三年耳此言十三年豈退之與礎別在戊寅歳乎）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為先輩盛德（盛一作成）若李生温然為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一無退字）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饑寒聚而

館之疏遠畢至祿不足以為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止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愈最故故又為序云之一作

送石洪處士赴河陽參謀序

孫曰洪字濬川洛陽人罷黄州録事參軍退居於洛十年不仕及是為河陽參謀補注歐公云洪始終無可稱而名重一時以嘗為退之稱道耳○一本謀字作謨序作詩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韓曰元和五年四月詔用烏公重胤為河陽軍節度使御史大夫治孟州其日節度之三月則是歲六七月間也求士於

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孫曰嵩邙山名瀍穀水名皆在洛陽之境穀即澗水書云卜澗水東是也後改名澗）冬一裘夏一葛（一有食字）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一作免）請與出游未嘗以事免（一作辭）勸之仕（仕一作詞）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後一作復）若河決下流而東注（一無而字一無下流而東注五字）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熟一作夷）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卜下一有兆字）大夫曰先生

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孫曰元和四年三月成德軍節度王士真卒其子承宗叛十二月詔吐突承璀率諸道兵討之樊曰地理志鎮州恒山郡本恒州天寶元年更名鎮成德軍所治也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途歸一作師治法征謀宜有所出所一作主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内宵則沐

浴戒行李一作事嚴曰左氏傳僖三十年曰君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杜注行李使人又襄八年曰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注行李行人也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筵於上東門外孫曰上東門洛陽城門名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一無凡去就三字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一無敬字無昧於諂言惟先生聽生下一有是字

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圖一作固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公詩見第四卷遣愈為之序云樊曰洪之河陽幕府之明年召為京兆昭應尉集賢校理又明年六月卒於是公誌其墓

送温造處士赴河陽軍序

樊曰造字簡輿大雅之五世孫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祝曰左氏傳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而馬羣遂空夫

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遂空其羣邪一無遂字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馬苟無留良雖謂無馬不為虚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懐材能深藏而不市者懐一作恃洛之北涯曰石生石生石洪其南涯曰温生温生即造嚴曰石洪字濬川温造字簡輿二處士皆居洛陽北涯曰石生南涯曰温生即贈盧仝詩所謂水北山人水南山人是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於是以

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韓曰居守謂東都留守鄭餘慶）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孫曰東都郭下二邑洛陽河南也公為河南令）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咨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

託重而恃力者唯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内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兹不能引去能下一有自字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懐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其一作具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焉樊曰造文宗朝終禮部尚書

送鄭權尚書序

孫曰權汴州開封人貞元六年舉進士第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隷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嶺南節度為大府孫曰嶺南節度使統桂管容管安南邕管四經略使號為五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孫曰屬著也左氏右屬櫜鞬即盛弓矢之器屬之六切帕首袴鞾帕莫轄切鞾許茄切迎于郊及既至大府帥一有先字入據館帥守屏祝曰屏猶牆也必郢切若將趨入

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至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與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咨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颿字一作飄颿字與帆同踔數千里祝曰踸踔疾行皃○勅角切又勅教切漫瀾不見蹤跡一無瀾字控御失所依險阻結仇黨一無仇字機毒矢以待將吏將一作仇撞搪呼號撞搪搪揬也上徒江切下音唐字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爬蒲瓜切與杷同

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孫曰周禮有薙氏掌殺草獮亦殺也祝曰秋田為獮周禮遂以獮田○薙音替又音雉獮息淺切畫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耽音耽祝曰自此以下皆東南海外國名流求毛人夷亶之州孫曰山海經海外有毛民之國郭璞云臨海東南二千里有毛人在大海中洲島上吳孫權黃龍二年使人浮海求夷州亶州在海中所在絕遠卒不可至但得夷州數千人還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孫曰林邑一曰環玉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真臘一曰吉蔑在林邑西北去京師二萬七百里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

風潮朝貢一無潮字蠻胡賈人舶交海中祝曰舶大舟也李虔風俗通云晉曰舶音白○一作交舶其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嚴曰玳瑁如龜生南海大者如蘧篨背上有鱗鱗大如扇有文章將作器則煑其鱗如柔毛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孫曰長慶三年四月權為嶺南節度使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孫曰

元和十一年七月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又帥滄景德棣孫曰十三年四月權為德州刺史德棣滄景節度使歷河南尹華州刺史孫曰初權自河南尹帥山南東道為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孫曰元和十四年十一月權為右金吾衛大將軍充左街使穆宗即位改左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孫曰長慶元年權自河南尹入為工部侍郎二年十月還本曹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孫曰權以家人數多俸入不足求為鎮守可謂貴而能貧樊曰左氏襄公二十二年傳鄭公孫黑肱曰生于亂世貴而能貧可以後亡為仁者不富之效也樊曰為仁不富語見孟子傳言權用度豪侈而此序乃云云豈公因以箴之耶及是命孫曰權至是除檢校右僕

射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樊曰傳云檢校僕射而序止云兼御史疑權兼御史以往而其後始進檢校僕射也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公詩見第十卷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樊曰權終于嶺南。一本祝下有使字

送水陸運使韓約侍御歸所治序

孫曰約本名重華後改名約武陵人。一本題作韓重華

六年冬嚴曰即元和六年也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洪曰吾宗玉父云以文考之當是元和六年振武今麟州路也唐志無所考按唐曹璠所撰國鏡云振武所管麟勝二州五縣

勝今府州也又云河東水陸運使所管營田三千三百頃一年般胡落池鹽一萬二千石博糴米二萬四千石充振武軍粮孫曰振武在單于東都護府城内公卿庭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孫曰元和六年四月以盧坦為户部侍郎判度支會振武告饑時薛謇為代北水陸運使坦以重華代謇也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糴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

方法故連二嵗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有羸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祝曰堡障小城也後漢注分築烽候堡壁稍興○堡音保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嚴曰今化外雲中郡大同軍節度界極於中受降城孫曰東中北三受降城皆在豐州景雲三年朔方軍揔管張仁愿所築出入河山之際一作險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嵗省度支錢千

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或無一字大臣方持其議孫曰八年冬重華入朝會宰相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語見食貨志志所載營田事大抵與公此序相表裏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見耗虛

一無見虛二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群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設施也一見作死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予為序

送鄭涵校理序并詩

補注涵宰相餘慶之子貞元十年第進士餘慶時為東都留守涵求告來寧及行公送之以序詩云○涵後更名澣

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為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讐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為大學士孫曰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為集賢殿聚四部書其中置修撰校理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以宰相張說為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而能文學者而一作士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

之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授校理孫曰元和五年涵以長安尉為校理○一本授作為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詞者如是而選在公卿大夫家選之子弟一本選在作在選選之無選字其勸耳矣愈為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樊曰元和元年七月餘慶為國子祭酒公時為博士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樊曰是年十一月餘慶為河南尹公分教東都今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居守樊曰三年六月餘慶為東都留守公為都官員外郎分司○一作於居守三

為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嚴曰炙之石切孟子云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而務博施以已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祝曰慊恨也續漢志慊慊若不足○慊音歉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下者可進賀也求告來寧嚴曰涵以元和四年為校理五年寧親東都時餘慶為東都留守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郎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樊曰

左氏傳成王定鼎於郟鄏杜預注云今河南志城南三門正南曰定鼎門盛賔客以餞之既醉各為詩五韻且屬愈為序詩曰得洛字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孫曰書分正東郊成周又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才子富文華校讐天禄閣孫曰天禄獸名漢時有貢此獸者因以名閣以藏秘書嚴曰西漢未央宫有天禄閣以藏秘書楊雄校書天禄閣是也壽觴嘉節過歸騎春衫薄衫一作袍烏哢正交加祝曰哢鳥聲選哢吭清渠○哢音弄楊花共紛泊交親誰不羨交親一作親交去去翔寥廓

開州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孫曰韋侍講處厚字德載元和十一年九月自考工郎中以罪貶開州刺史開州有盛山州名盛山郡

詩附序後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之一作以）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之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為詞章可謂儒者也（一無也字）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

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補注說文霤屋水流也力救切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氷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溪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讀而詠歌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遊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䏰也洪曰地理志云山南西道開州盛山郡義寧三年析巴東之盛山新浦通川郡之萬世西流置天寶元年更名朐䏰樊曰朐䏰前漢志作朐忍巴東郡縣名也顏師古注朐音劬後漢注

音蠢閏其地下濕多朐䏰蟲因以名縣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劉禹錫嘉話則云夔州地名音屈忍蚯蚓也土多此蟲常至夜江畔出身半跳於空中而鳴其狀屈忍按集韻諸音皆通惟屈音不收集韻又云朐䏰在漢中俗作朐非是公此云出於巴東以屬朐䏰則前漢志及後漢注為得之

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樊曰序止見六人與處厚為七今作十人疑字誤也及此年一無及字一作明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名處厚孫曰元和十五年三月處厚以侍講學士講詩關雎書洪範于太液亭長慶二年四月為中書舍人和者一作為和詩者通州元司馬名稹為宰相孫曰元和十年三月稹為通州司馬長慶二年二月同平章事洋州嚴曰洋州本漢成固縣秦為漢中郡魏置洋州今為洋川郡許使君名康佐為京兆忠

州白使君居易為中書舍人孫曰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居易為忠州刺史長慶元年十二月為中書舍人李使君景儉為諫議大夫孫曰景儉字寬中元和中為忠州刺史長慶元年八月為諫議大夫不言某州使君者連上忠州文也樊曰景儉時為楚州疑有脫誤黔府嚴中丞武為秘書監孫曰元和十四年二月以商州刺史嚴謩為黔中觀察使長慶元年入為秘書卒此言名武誤○一作秘書少監温司馬造為起居舍人樊曰温造時為武陵司馬令諸本皆亡州名亦疑脫誤皆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為大卷家有之馬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分為别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盛山十二詩

韋處厚

宿雲亭

雨合飛危砌天開卷曉牕齊平聯郭柳帶繞抱城江

隱月岫

初映鉤如線終銜鏡似鉤遠澄秋水色高倚曉河流

茶嶺

顧渚吳商絕蒙山蜀信稀千叢因此始含露紫英肥

梅溪

夾岸凝輕素交枝漾淺淪味調方薦實臘近又先春

流杯渠

激曲縈飛箭浮溝泛滿巵將來山太守莫向習家池

盤石磴

繚繞緣雲上璘玢甃玉聮高高曽幾折極目瞰秋鳶

桃塢

噴日舒紅景通流茂綠陰終期王母摘不羨武陵深

竹巖

不資冬日秀為作暑天寒先植誠非鳳來翔定是鸞

琵琶臺

褊地難層累因崖遂削成淺深嵐障色盡向此中呈

胡盧沼

疏鑿徒為巧圓窪自可澄倒花紛錯綉鑑月靜含冰

繡衣石榻

嵓巉雲中嶠磊落標方峭勿為枕蒼山還當礎清廟

上士瓶泉

綆汲豈無井顛崖貴非浚願灑塵埃餘一兩根莖潤

石鼎聯句詩序

補注吳安中云石鼎聯句皆退之作如毛穎傳以文滑稽耳所謂彌明即愈侯喜師服皆其弟子故云苕溪漁隱曰公與諸子嘲戲見於詩者多矣皇甫湜不能詩則曰掎摭糞壤間孟郊苦思則曰腸肚鎮煎熘樊宗師詩澁則曰辭慳義卓闊止於是矣不應譏誚輕薄如是之甚也且序云衡山道士云云此豈亦退之自謂邪按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祖述退之之語亦必有是人矣或者又以為斥時相詩意似不在是諸本所録互有不同張文潛所校本與諸本尤異今悉箋于下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嚴曰或謂無是人退之之寓言蓋自謂也又謂彌明即賈島其說皆非述仙傳又載彌明雖用退之之語然意其必有是人也小說韓吏部序石鼎聯句其事頗怪而彌明之詞警絕遠甚以謂非神即仙非人所能到孫漢公云皆退之之語以其辭為刺譏慮為人所訾其傳不久故假以神其事也自衡山來蔡作自衡岳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文潛本作知劉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祝曰揚雄蜀記蜀之先代人椎結左語前漢陸賈傳尉佗魋結箕踞注魋音椎結讀曰髻椎髻者一撮之髻韓曰唐子西云結古髻

字退之序是長頸高結為句斷介甫本蔡本並無高字蔡本又無下句喉中句張本亦無中字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張有某字年九十餘矣張無矣字解捕逐鬼物解字張本作能拘囚蛟螭虎豹拘囚張本作魍魎字不知實能否也張本實上有其字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張蔡無說字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即一作既次傳於喜張本作侯下喜字亦作侯喜踴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祝曰啞笑聲易笑言啞啞○啞烏恪反子詩如是

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傍北牆坐傍一作倚一無坐字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樊曰孔武仲雜說按真誥六月二十四日夜紫微王夫人來降楊君問以所書荅云有三元八會羣方飛天之書又有八龍雲篆光明之章其後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為龍鳳之章鳥篆之迹為順於梵書今三元八會之書皇上太極高真諸仙之所用也雲篆明章今所見神靈符書之所用也季世壞真從易弃本領之文迹畫淫亂之下字彌明之所謂世俗者豈此類歟弟子為我書吾句張本無吾句二字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嚴曰上音隕下昌尹切不仲兒南部賦芝房菌蠢生其限豕腹漲彭亨祝曰彭亨大腹也如字張本漲作脹初不似經意不似張作似非詩旨有似譏喜詩介甫作偲字二子相顧慙駭子張作人字欲以多

窮之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苦思作吟一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張作而書將下復止竟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張作劉進士把筆則又高吟其詩云云蔡本與張同其不用意益切奇出張作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孫曰史記錐處囊中穎脫而出非特末見而已○張蔡本下又有夜盡三更一句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人也一云非世人也張作非世人能出也某等伏矣補注東坡詩云莫作狂道

士氣壓劉師服謂此也○張本無等矣二字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更張作再道士奮然然一作髯張蔡作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張無來字吾與汝就之一無此句即又唱出四十字張無即字出一作書為八句書既止即讀蔡無止即字張作訖使字又連下句讀字作之字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一無不字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子皆不足與語子諸本並作此字此寧為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一作矣張作之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聞者聞一作能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亦字上張

本有子字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一無皆字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注見上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張本自何書下但有寂然字無所餘十一字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道士倚牆睡蔡作道士寂然倚牆而睡鼻息如雷鳴一無息字二子怛然失色祝曰怛悲慘兒當割切不敢喘喘上張有少字斯須曙鼓鼕鼕祝曰鼕鼕鼓聲音彤字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張蔡作已出張復有驚字顧覓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張無即字童作僮字奴曰張作僮奴曰天且明道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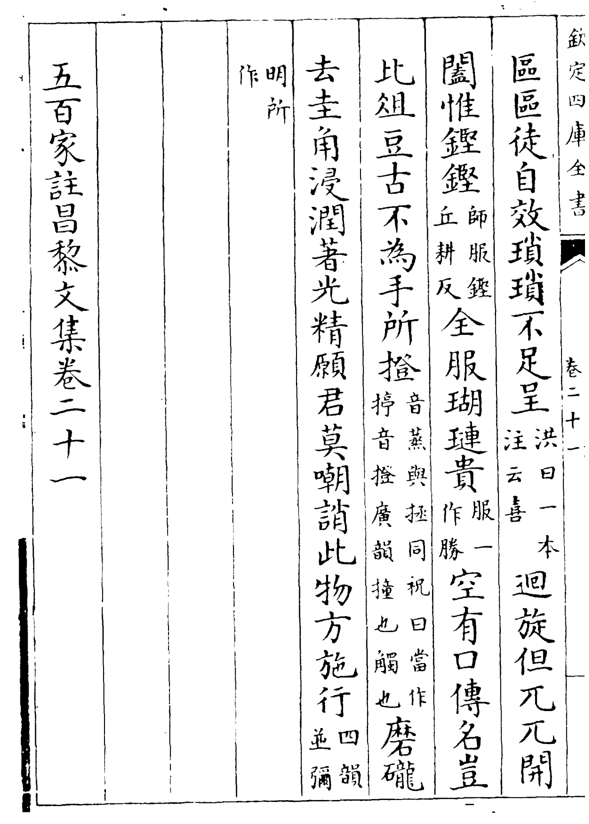
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之（張無到門字一無之字）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惋烏貫切）若有失者間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一無能字）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石鼎聯句　劉師服　侯喜　軒轅彌明

巧匠斲山骨刳中事煎烹（師服）直柄未當權（一作嘗卷）塞口且吞聲（喜）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彌明漲一作脹）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師服）在冷足自安（一作安自足）遭焚

意彌貞 喜 謬當鼎鼐間 孫曰鼐鼎之絶大者詩鼎鼐及鼒 妄使水火爭 彌明 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 師服 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 喜 秋瓜未落蔕凍芋強抽萌 彌明 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 師服 不值輸寫處焉知懐抱清 喜 方當洪爐然益見小器盈 彌明 睆睆無刃迹 祝曰莊子睆睆然在纆繳之中注窮視皃華綰切○一作晥晥蔡作宛宛 團團類天成 師服 遥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 喜 旁有雙耳穿 雙一作隻 上爲孤髻撐 師服 洪曰一作彌明 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鐺 師服 舊注鐺鋃鐺也

音當孫曰鎗與鎗同初耕切蔡本似作驚可惜寒食毬擲此旁路坑喜旁王作過何當出灰灺○祝曰說文灺燭燼也徐也切○按蔡本灺字當作時字無計離餅罌彌明陋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挈師服豈能責仙藥但未汚羊羹喜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彌明徒爾堅重性爾一作示重一作貞不合升合成師服不合一作不過成又作盛傍似癈轂仰傍一作仍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彌明以茲黼溢愆一作瀝實負任使誠師服常居顧盼地敢有漏泄情喜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彌明



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洪曰一本注云喜迴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師服鏗丘耕反全服瑚璉貴服一作勝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撜音蒸與拯同祝曰當作𢱭音撜廣韻撞也觸也磨礲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願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四韻並彌明所作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一